



| | | | |
|-----|---|---|---|
| 漢書門 | | | |
| 四 | 二 | 九 | 五 |
| 二 | 一 | 二 | 一 |
| 函 | 架 | 冊 | 類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二 | 四 | 二 | 九 |
| 函 | 架 | 冊 | 類 |
| 二 | 一 | 二 | 一 |
| 三 | 架 | 冊 | 類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4295 |
| 冊數 | 12 (7) |
| 函號 | 274 160 |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左傳分國紀事本末秦傳目次

秦嬴姓伯爵顓帝之後也殷有蜚廉周有造父
周孝王使非子畜馬蕃息分土爲附庸邑之秦
六世至襄公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有功封爲
諸侯襄公卒文公立文公四十四年是爲隱公
元年又六世穆公任好十五年魯僖公十五年
始見春秋

十卷

穆公

納惠公文公始末

詳晉

殺之役

三良為殉

康公

令狐河曲之役

詳晉

景公

秦晉為成

詳晉

后子適晉

左傳分國紀事本末卷之十

秦傳

穆公

名任好魯僖公十五年始見春秋文六年卒

殺之役

僖三十二年至文三年

魯僖公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伯。秦伯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三十年晉文公卒。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秦傳

林氏曰
晉秦七
十二年
之爭始
于殺而
終于十
三國之
伐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也。鑰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

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

師知所為。知所欲為之事。鄭必知之。勤而無所。無所得。必有悖

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

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

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

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

有二陵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

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

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

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

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

十二犒師。乘四也。韋。熟革。將獻牛。干。秦故。以四韋先。曰。寡君聞吾子將步

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

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

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

秦傳

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為死君乎。遂

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

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凶服從戎故墨其衰而加經

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騾。以公命贈孟明。使

欲使

還拜謝因曰君之惠不以纍臣纍鼓使歸就戮于秦而執之

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

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

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

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文元年殺之役晉人既歸秦

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

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

桑大風有隧徑也貪人敗類貪人之敗善類猶大風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對匪用

良覆俾我悖不用良臣之言是貪故也孤之謂矣

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二年春秦

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

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鞠居為右甲

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

○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

趙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

可當也詩曰大雅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念祖孟明念

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

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公孫枝舉孟明詩曰召南于以采蘋于以沼于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沼泚之蘋至薄猶采以夜匪解以事一人大雅孟明有焉孟明不諂厥孫謀

以燕翼子大雅子桑有焉子桑舉善

三良為殉文六年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穆公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三子與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云瞻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采章物色著之話善言善言遺戒為之律度陳之藝極藝準也極



中引之表儀。標表威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防

也與委之常秩。委任官職道之以禮則使母失其土宜眾隸

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皆同此道今縱無法以遺後嗣

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

復東征也。

后子適晉 昭元年五年

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數

如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十里

舍車。每十里為一舍用車八乘為八反之備自雍及絳。雍絳相去千里用車八百乘

歸取酬幣。酬酒幣終事八反司馬侯。齊女問焉曰子之車

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

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

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

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于寡君是以在此將待

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

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列先君德澤在人心國未刈絕國於天地

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

秦傳

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少尚當歷五年多則不啻趙孟視陰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惕日。貪翫歲日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五年，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左傳分國紀事本末卷之十終

左傳分國紀事本末晉傳目次

晉姬姓侯爵自唐叔始受封傳九世穆侯又二世昭侯封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晉始亂分爲二隱五年王立哀侯始見春秋莊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以一軍爲晉侯

十一卷

曲沃繼晉始末

鄂侯哀侯並立之繇

獻公

桓莊族偏

伐虢始末

敗狄于采桑

申生奚齊始末

惠公

賂秦求入

殺里平

狐突遇申生

受玉

輸粟閉糴

戰敗於韓

懷公

質秦逃歸

殺狐突

十二卷

文公

出亡始末

反國

圖霸

襄公

先軫死狄

胥臣舉卻缺

狼曠死勇

陽處父以剛見殺

卻缺勸歸衛地伐蔡求成于狄

靈公

弑立本末

箕鄭父五人之亂

十三卷

景公

宥林父討先穀

林父滅狄

士會為政

卻克報齊

盟于蟲牢

梁山崩

遷新田

趙氏之難

被髮為厲

厲公

秦晉為成

晉楚為成

鄆陵之戰

郤至爭鄆田

三郤害伯宗

郤氏之亡

十四卷

悼公

悼公初政

祁奚舉善

魏絳戮僕

魏絳和戎

韓獻子告老

虎牢服鄭

三駕伐鄭

秦晉櫟之役

滅偃陽

縣上之蒐

會于向戎子駒支對范宣子

十五卷

平公

平公初政

荀偃伐齊

荀吳敗狄克鼓滅陸渾

欒氏之亡

不朽

重幣

趙文子輕幣

歸侵地

治杞

子產醫和論疾

趙孟卒

韓子出聘

州田

齊晉為婚

黃熊入寢

石言

虎祈

屠蒯進諫

星出婺女

十六卷

昭公

投壺

平丘之會

叔向論獄

頃公

祁氏羊舌氏之亡

魏子舉賢

辭賄

龍見

定公

范氏中行氏之亡

左傳分國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晉傳

曲沃繼晉始末

桓二年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

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曲沃師服曰異

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

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配怨

耦曰仇。古之命也。古有此言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

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

晉傳

叔于曲沃文侯卒昭侯元年危不自安故封成師為曲沃伯靖侯之孫欒賓

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

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立眾子為側室之官大夫

有貳宗適子為大宗次為小宗貳副也士有隸子弟以子弟為僕隸庶人工

商各有分親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疎為分別皆有等衰雌是以民服

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

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

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

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奪陘刑庭

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桓三年春曲沃武公伐

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於汾焚隰

習驂絙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八年春滅翼莊十六

年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小國故一軍

鄂侯哀侯竝立之繇

隱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

助之翼侯奔隨○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

哀侯於翼六年翼九宗五正頃傾父之子嘉父逆晉

侯鄂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九宗懷姓九宗五正五官之上哀侯

在翼別居
鄂為鄂侯

翼侯鄂侯曲沃伯。一國三君。紊制極矣。王不能正。

此伯業之所以為隆也。

獻公 名侂 諸莊十七年立 僖九年卒

桓莊族偏 莊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

晉桓莊之族偏。獻公患之。士為 委 曰。去富子。 二族之富彊者

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為與羣公子

謀。譖富子而去之。 二十四年 晉士為又與羣公子謀。

使殺游氏之二子。 亦桓莊之族 士為告晉侯曰。可矣。不過

二年。君必無患。 二十五年 晉士為使羣公子盡殺游

氏之族。乃城聚 晉邑 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伐虢始末 莊二十六年至僖五年

莊二十六年 秋 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二十七年 晉侯將伐虢 士為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

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

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

用也。虢弗畜也。 弗畜此禮樂 慈愛之道 亟戰將饑。

三十二年 秋 七月。有神降于莘。 地 號 惠王問諸內史過

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鑒其德也。將
亾。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亾。虞
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
之日。亦其物也。享祭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上青之類。王從之。內
史過往。聞虢請命。請神賜土。田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
于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大祝。名應。宗區。宗人。名區。史噐。大史。名噐。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噐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
將興。聽于民。將亾。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一專
于聰明正直。依人而行。雅德。是與。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
無有二心。

得

閔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
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僖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

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猶外府

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公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

能強諫。且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

假道于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阪名。伐鄭。虞邑。三門。冀

之既病。則亦唯君故。冀之受病。則亦虞報之故。今虢為不道。保於

逆旅以侵救邑之南鄙。遣人分依客舍聚衆以侵掠敢請假道以

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

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

虞。賄故也。○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亾矣。

亾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必

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五年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

表也。虢亾。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

其可再乎。諺所謂輔頰也車牙也相依。唇亾齒寒者。其虞

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

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

穆也。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

愛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

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

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安我對曰。臣聞之。鬼神

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

惟德是神所享之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

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
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不及臘祭在

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于卜
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

之辰。」朔龍尾伏辰。日月會於尾，故尾星不見。均服振音振，戎事上

振振，取虢之旅，鶉之賁賁。鶉，火之星，賁賁，然見于南方。天策焯音

焯。天策，傳說星也。焯，焯無光耀也。近日星微，故無光耀。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

正中軍，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

鶉火中。南方為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

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

大夫井伯，以勝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

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桓十年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

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

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

伐虞公。虞公出奔共池。

敗狄于采桑。僖八年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津名

梁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號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申生奚齊始末

莊二十八年至僖九年

莊二十八年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

武公生

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

重耳。

大戎唐叔子孫以狐為氏

小戎子

免姓

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

男

爵名

女以驪姬。

驪戎姬姓。蓋受伐而納女于晉以求成也。

歸生奚齊。其娣

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

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

作北

屈。君之疆也。

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

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

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

伐使俱曰。狄之廣莫。于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

蒲屈曠遠。二子都之。晉豈不大開土宇乎。

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

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

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

耦。

二耦相耦。伐土喻二人共墾傷晉室。

閔元年 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

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子

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蔣曰。大子

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

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

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

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

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

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初畢萬筮仕于晉。遇

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

昌。震為土。震變為坤車從馬。震為車坤為馬足居之。震為足兄長之。

震為長男母覆之。坤為母眾歸之。坤為眾六體不易。合而能固。

比合屯固安而能殺。坤安震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

子孫必復其始。畢萬畢公高之後言必復為公侯

二年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赤狄別種里克諫

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

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

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國旅。君與國政。正卿之所圖

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左右異色，半似公服。佩之金玦。玦如環而不連。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

在此行也。偏躬無慝。身衣分半，非有惡意。兵要遠灾。兵要在手，可以遠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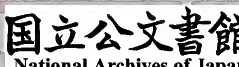
親以無灾，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表也，所以表明其衷。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

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冬十二月，閱盡之時。衣之龙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

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閱之。龙凉也。薄也。冬殺金寒，玦離胡

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朝，受賑于社，有常服矣。韋弁軍服之常。不獲而龙，命可

知也。君命亦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龙奇無常。



奇怪非常之服

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

服也。狂夫阻

疑也

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

有內讒。不如違之。

不如去以遠禍

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

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

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

審

周桓公云。

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于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

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

民

全身為孝。不戰為妾。民

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戰勝益以

身危

鍾氏史懷。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

諫。及見太子。又教之以共命。與人父則言慈。與人

子則言孝。可為事君之法。及大子帥師。公衣之偏

衣。佩之金玦。先友之言。則曰。親以無災。狐突嘆曰。

狄可盡乎。梁餘子養罕夷曰。逝。羊舌大夫曰。死人

申其說。正言危言。各自有心。各自有理。如聚哭一

堂。千載之下。聲有餘慟。况哀怨之氣。在于一時。不

足招青而致灾乎。獻公滅耿。滅霍。滅魏。滅虞。虢。何

其得志于外。女戎潰內。父子兄弟間。釀亂無已。此

可為不修內治之戒。

僖四年

初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

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

之渝。機公之渝。渝變也。渝美也。專寵則將變。公之心奪公之美。指申生言。一薰一

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

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里成謀。獻公欲廢大

敢發里克曰中立。其免乎是成謀也。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

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

壽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起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

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

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

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姬死君

是吾使不樂也。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

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譖二

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五年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

蔣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寘薪於上。築不堅實。夷吾

訴之。公使讓之。士蔣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

憂必讐

猶對也

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寇讐之保。又何

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

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

大雅板之篇

君其修德而

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

用也

師焉。焉用慎。退而賦

曰。狐裘尫茸。一國三公。

有都而又築蒲屈是獻公也與二子鼎立為三公也

吾

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

校。乃徇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

翟。

鍾氏史懷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

寘薪焉。此言外指點也。夷吾訴之。呆矣。公使讓之。

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讐焉。無

戎而城。讐必保焉。四語志氣感應之理。既非淺人

所知。而立言之意。別有在也。蓋深憂晉之內亂。若

曰。所急有甚于此者。深識遠心。欲聽者作一轉想。

不當直以其言求之。不然。不幾為忘備者作口實

乎。

九年。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

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以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

以是藐諸孤。藐諸猶言藐爾也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

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

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

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

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

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

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

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

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喪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

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

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

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荀息有焉。

惠公 名夷吾 僖九年立二十三年卒在位十五年

賂秦求入 僖九年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

狄。卻芮曰。後出同走。罪也。後重耳出而同走狄嫌與同謀不如之梁。

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九年 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

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

師，納晉惠公。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

人無黨，有黨必有讐。有親黨必有仇讐，無黨無讐，則納之為易。夷吾弱不

好弄。幼不能，戲不能，能鬪而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

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

曰：大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抑之

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識知則無好惡。不忌不刻

不僭賊則不忌刻。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刻，難哉。公曰：忌則多

怨，又焉能克。安能勝人。是吾利也。

殺里克 僖十年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

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

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

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

劍而死。於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平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稱、冀芮實為不

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

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重而言其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其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歛。纍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平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遠禍誰能出君。若失衆心安能

殺里平之黨平豹既避禍在外誰能逐出其君

狐突遇申生

僖十年

晉侯改葬其太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

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

受玉

僖十一年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輸粟閉糴

僖十三年十四年

冬。晉薦^{也重}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

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

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

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

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晉。

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從渭水運入河汾

十四年。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

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隣不義。四德皆失。何以

守國。號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

先是思公許以五城賂秦。既而背之。

故號射以皮喻城。以毛喻粟。言城既不與。皮之不存。無所施于毛也。

慶鄭曰。棄信背隣。

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號射曰。無

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

棄也。近猶讐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鍾氏史懷。晉饑。乞糴于秦。子桑請許之。平鄭之子

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大哉

一言乎。自處既高。又陰攜其民。使歸心于我。霸主作

用妙矣哉。及秦饑。乞糴于晉。晉弗與。慶鄭諫。號射

曰不如勿與。夫平豹之請伐晉，為父讐也。號射何為者？無故而陷其君，以不義而怒一與國，秦晉兩國，非唯君不能當其君，臣亦不能當其臣矣。

戰敗於韓 僖十五年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

獻公次妃

焉。且曰：盡納群公

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

侯許賂中大夫

國內執政里卒等

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

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

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

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

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

我落其實而取其材，實落材亾，不敗何待？三敗及韓。

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

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遇戎，家僕徒為

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卜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

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路也唯所納

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

易。遇敵而懼。變其常。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

外疆中乾。度將不如人所使。氣之狡憤。血之周作。脉之僨。進退不可。周

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

師。復曰。師少于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

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

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

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

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

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定列矣。敢不承命。韓

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

音 濇而止。還便旋也。濇泥也。小駟不 公號慶鄭。慶鄭

曰。復諫違上。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

韓簡。號射為右。輅音 秦伯將止。獲之。鄭以救公。誤之。

慶鄭不知將獲秦伯。呼使救公。遂誤其師。 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

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頭髮下垂。秦伯使辭焉。曰。二

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

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

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歸晉

晉傳

侯將至。以天子瑩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古之宮閉

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荐之以薪左右上下履薪乃得通使以免音問

服衰經逆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

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

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

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

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

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

子繫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

子。必得太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

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

乃許晉平。

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音甥。且召之。子金呂甥字教之。

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狐雖歸。辱社稷

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于是乎作爰田。爰易也。公田之稅應

入公者改易與所賞之衆呂甥曰。君亾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

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

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

既呂姓
帥甥名

晉傳

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于是乎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為

州使州長各繕甲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

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刳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

無貺也。西隣責言不可償也。嫁女于西遇不吉之卦故知有責讓之言不可

報償歸昧之睽猶無相也。相助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

為火為羸敗姬車說其輻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

宗丘。震為車離為火車脫輻火焚歸妹睽孤寇張之

狐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逋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

死于高梁之虛。從姑謂子圉質秦六年逋歸晉國家懷羸也文公入使殺懷公於高梁之

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

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

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

從何益。人與萬物既生乃有形象形交氣感物象滋多數始于一自一以往其數不窮故人與萬

物皆不能逃乎數乃惠公今日及禍實由詩曰下民

先君殺適立庶敗德所致可歸罪于數乎。詩曰下民

之孽。匪降自天。傳沓背憎。職競由人。詩小雅十月之交言民有邪惡

非天所降傳沓面語背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

王城。秦地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親

而盜喪其君。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讐寧事戎

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二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大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

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餽之粟。

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

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

秦始征晉河東。河東之地與秦征其稅也。置官司焉。秦置官司以收河東之稅。

呂甥之對秦伯。婉切入情。至今朝國人而以君命

賞。又曰。君亾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

君何。於呼吸危難中。大得鼓動人心之策。可謂濟

變之一巨手。乃三施不報。何無一言。定君之術安

在。

懷公 名圉 僖二十三年立二十四年死于高粱

質秦逃歸

僖十七年二十二年

夏。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

秦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宐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鍾氏史懷。晉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宐乎。寡君之使婢子執侍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事君事夫之道。雖聖賢處之。不過如此。季隗之待趙衰。二十五年。不為不貞。齊姜殺桑下之女。不為不俠。然其從容詳妥。似皆遜之。

殺狐突

僖二十三年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亾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則民服。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卷十一終

左傳分國紀事本末卷之十二

晉傳

文公 名重耳。僖二十四年立。三十二年卒。在位八年。

出亾始末 僖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也。特也。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廆咎。高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

晉傳

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以安齊。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懷其所愛與貪其所居實敗壞功名公子不

懷安敗名非曉人不能道此語詎謂出于婦人之口哉至殺蠶妾遣公子有英雄舉事之手奇婦人也識從者之足以相國因知公子之必得

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駢合也脅肋也蓋腋下肋骨合比若一欲觀其裸。浴薄簾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乃饋盤餐。寘璧焉。臣無意外之交故用盤藏璧餐中不令人見公子受餐。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

志于諸
侯何婦
人而明
智如此
又一奇
也

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三士狐偃。趙衰。賈佗。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也。避君三舍。三十里。為一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鍵。以與君周旋。弭。弓末之無緣者。橐。子以受箭鍵。以受弓。

王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有禮。所以為文。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能力。所以為忠。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捧匜移沃盥。既而揮之。揮。去。其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去。服。拘。囚。以謝。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逸詩。取朝宗於海。以宗秦。公賦六月。小雅。六月之篇。尹吉甫佐王北伐。匡定。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王國。

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反國

僖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亾。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日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所遣距重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

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粱，不書，亦不告也。

呂卻畏偏，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其知為君之道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

晉傳

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有罪當行者甚衆非止我一人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

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

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

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三千言其多紀綱言其蕭職大職小各供其役

而無亂也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文公竊藏以逃。

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及人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

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沐則低頭而心覆心覆則所圖慮者亦反其常宜

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縻之僕。其

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衆矣。僕

人以告。公遽見之。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請其進退之命文公妻趙衰。

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

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

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

內子。而已下之。

趙姬以已下叔隗以三子下趙盾婦人之賢古不詳見

晉侯賞從亾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我既出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矣，不當更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介之推果不言祿。文公入國，便當超然遠引。奚待祿弗及而始圖隱也。且既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則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何必又說此一番，總是滿懷懟怨。其母知之，故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但遂隱而死，求之弗獲，自是一往介性，堪作千古勝傳。

圖霸

僖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

僖二十五年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

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

文侯仇為平王。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

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泛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勝

之。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

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

之卦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

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天變為澤以上當日天子之象也

天子在上說心在下。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去睽是降心逆公之象。卦還

勤王

論大有乾尊離卑降尊下。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

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

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習城。戊午。晉侯朝王。

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闕地通路曰隧。天子曰王

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

樊。溫原。攢茅之田。晉于是始啓南陽。四邑在晉山陽南故曰南陽

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

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

圍陽樊

伐原

楚圍宋
後穀為
戌釋宋
圍點取

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亾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狐毛之子為溫大夫。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提。對曰：趙衰以壺餐從徑。徑綏途中飢而不飯，而弗食，故使處原。

二十六年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

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于楚。

夫于楚

二十七年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蒐于被廬

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觀其志明試以功。考其事車服以庸。報其勞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

晉傳

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未知尊君親上之義。易于逃散。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民為上用者信也。未知信能知用乎。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貨物相易不求過其本價契券要納皆分明也。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王爵之官。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教也。

總立一案。收上起下。見義信禮為文公圖霸之本。然畢世經營。文公事業亦盡于此。以作小傳可也。鍾氏史懷。三段本皆好事。按左氏三用于是乎字。標之說得事事有心。霸者行徑。和盤托出。可矣乎三字。安頓尤妙。恐不能待競心。露于一問矣。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五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圍曹。門焉。多

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

墓。舍墓為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

加禮晉師以兔發冢。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

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乘軒者

獻其功狀。令無人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顛

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藝僖負羈氏。魏犇傷於

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

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不以病故自寧。距躍三

百。陌猶勵也。距地向前。超躍也。曲踴三百也。跳踴乃舍

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

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

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

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

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齊秦喜宋之路怒楚

頑之。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

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

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

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

天秦小子慙次于城濮。地衛楚師背鄴。丘陵險阻之名而舍。背險

而舍恃有據也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高原每每。盛貌

舍其舊而新是謀。言當舍舊惠而立新功公疑焉。子犯曰。戰也。

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

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德

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

監。也。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

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

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

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

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

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軍七百乘。五萬二千鞮鞢鞅鞞。

在背曰鞮。在胸曰鞞。在腹曰鞅。在後曰鞞。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

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

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

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

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

二旆而退之。建二旆而退。若大將稍卻。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

起塵詐為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

毛狐偃以上軍夾攻于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

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

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衡雍鄭地襄王聞晉戰師自往勞之故為作宮

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

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樂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

及鄭伯盟於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四馬被甲百乘。

徒兵千。步鄭伯傳也。王用平禮也。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巳酉。

王饗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

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路之服。祭祀所乘其服鷩冕戎輅之

服。兵車所乘其服韋弁彤弓一。彤矢百。玆弓黑矢千。秬鬯一

卣。秬黑黍鬯香草卣尊也蓋以香草釀黑黍為酒而實之於卣使祭宗廟用以降神虎賁三

百人。王八百人今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

糾逃王慝。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

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命以出。出入三覲。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

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

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

盟于踐土

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北北相誘曰風 亾大旆之左旃。繫旄

日旆通 祁瞞姦命。掌此二事 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

使茅萋吠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

振旅愷旋

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

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于是大服。君子

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顛頤祁瞞舟之僑 詩云。大雅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

使王狩。使王以狩為名而以會溫之諸侯朝王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

大王狩于河陽

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隱其召君之失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孺又釋平聲 貨筮史使曰。以曹

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

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康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

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

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

復曹伯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

二十九年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

伐鄭

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士之盟且謀

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

可也○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

晉之有鄭虞也夏秋侵齊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

以其無禮于晉過鄭不禮且貳于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

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

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

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

之過也然亾鄭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

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亾矣若亾鄭而有益于君敢

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亾鄭以陪

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

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

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

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

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

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救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更爲上下新軍。

晉楚平

三十二年

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

始通。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

大捷焉。

鍾氏史懷晉文公城濮之戰。總以善用曹衛爲主。曹衛楚之與國。楚之有曹衛。猶晉之有宋也。楚伐宋。晉不救宋而執曹伯。分曹衛之田畀宋。及楚人請復衛侯而封曹。乃私許復曹衛以携之。曹衛告絕于楚。其顛倒不測之妙。能使我之伐曹衛者。收曹衛。而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用與國用敵國。又用敵國之與國。還以困敵國。其繩索收放。皆在我而不在人。諳則諳矣。然而不可謂不妙也。

襄公

名驪僖三十二年立文六年卒在位七年

先軫死狄 僖三十三年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

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

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西戎未霸。旺氣在秦。先軫之死。天之外此一毒以

贊孟明也。

胥臣舉郤缺 僖三十三年

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

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

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

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告曰。父不慈。子不

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邶風采葑。蔓采菲。

葱無以下體。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者不以下惡而棄上善君取節焉。可也。

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

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曰季

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

亦未有軍行。

狼曠死勇 文二年

戰于殺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

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音審取

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

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

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

不登於明堂。祖廟也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

謂勇。用以死國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

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

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于

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小雅巧言遄疾也。沮止也。君子

而有所怒禍亂庶幾其疾止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

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陽處父以剛見殺 文五年六年

五年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温而還。

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

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于時。天秉純陽故為剛德猶不

干犯四時之序。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

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

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

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

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制國事之典常正法罪。

正法罪之輕重辟刑獄。辟未決之刑獄董逋逃。督有罪之逋逃由質要。用契券以

防奸治舊滲以理塵案本秩禮。原秩序以辨等續常職。修廢官出淹

滯能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

國以為常法。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于晉也。九月。

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

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

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

其帑。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

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

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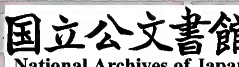
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除賈之怨

益趙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杆之。送致諸竟。

郤缺勸歸衛地。伐蔡。求成于狄。

文元年。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侯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代之。我辭之。使衛更代示強陳後為辭謝晉請和衛孔達帥師伐

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二年。公未至。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四年。春。晉侯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之。○衛侯如晉拜。○七年。晉郤缺言于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美也董之用



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民不樂所繇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十五年。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

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宣十一年。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

服于晉。秋。會于攢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

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

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周頌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

况寡德乎。

靈公。名夷皋文六年立。宣二年弒。在位十四年。

弒立始末

文六年。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

左傳分國紀事
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抒除也。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福姑。襄公母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

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

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於

陳。趙孟使殺諸郟。皮晉地

七年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

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

與諸大夫皆患穆嬴。患穆嬴之言有理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偪已乃

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

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

招御戎。戎津為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

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

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

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

于剗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

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

令狐之役

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

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大雅板之

三章我雖異事及爾同寮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

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

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能與人俱亡於晉國不能見於

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非慕先將

何見焉。及歸。遂不見。

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林父知其不可。宣孟而

不見此。何哉。已伏靈公欲殺趙盾一案矣。靈公不



殺趙盾。趙盾必弑靈公。事之必至者也。靈公弑矣。下宮一討。又事之必至者也。嗚呼。宣孟於此。忠不能以靖國。知不能以保宗。其得謂之良大夫哉。

狄侵我西部。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舒。且讓之。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十二年。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胥臣子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支曰穿。趙夙庶孫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涉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暫往而退也。輕兵暫往攻之。速退則激怒趙穿可使一戰。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褻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

河曲之役

輕兵挑戰激怒趙穿果得一戰如士會之言

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

出戰。交綏。退軍為綏。兩軍總交。遂退。故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

君之士皆未愁也。皆未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

日動而言肆。言失節。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

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

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晉人患

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

在秦。賈季在狄。難日生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

賈季。能外事。能任在外之事。且由舊勳。卻成子曰。賈季亂。且

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

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

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

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

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

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若背秦約。不以魏降臣死于晉。妻子

為戮于秦。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

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

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旋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

宣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歛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

其辟丸也。宰夫胹而熊膳不熟。殺之。寘諸舂。使婦人

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

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

三進。及溜。中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

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大雅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

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群臣賴之。又曰。大雅衮職有

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猶

不改。宣子驟數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

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

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

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七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

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

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喉夫葵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

人用犬。雖猛何為。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

刺客之
義焉而
死僕夫
之忠焉

而死又
有繫桑
之餓人
偶與爲
介倒戟
以禦公
徒而免
之異袂
奇踪何
一時之
巧湊也

首山舍于繫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繫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亾也。巳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亾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逸詩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

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

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文公于周而立之。

壬申朝于武宮。

趙穿弑靈公於桃園。不載弑君之故。趙盾聞弑而

復。又使穿逆黑臀于周。書曰：趙盾弑其君。本自明

白直截。傳引孔子越竟乃免之說。反多了一段廻

旋。

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無公子故廢公

族之及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

成公卽
位爲公
族餘子
公行三
官以仕
卿之適
子餘子
庶子

族又宦其餘子。適子母弟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

戎行。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

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

冬。趙盾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

自以其子爲公行掌旄車之職而以適讓屏季使爲公族大夫

箕鄭父五人之亂。文八年九年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使士穀。梁益耳。將中

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

于董。謹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

九年。春。王正月。巳酉。使賊殺先克。箕鄭等所使乙丑。晉人

殺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左傳分國紀事本末卷之十二 終

晉傳

